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

现代经济学的 历程

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

The Liv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Thinkers

[美]马克·斯考森 著 / 马春文等 译

■ 耐人寻味，令人恼怒，对主要经济学家的
令人着迷、易读的、色彩纷呈的评价。

——美国《外文》杂志

■ 趣味无穷，有点离经叛道，文如其人。

——大卫·柯兰德

長 春 出 版 社

现代经济学的历程

大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

马克·斯考森 著 马春文等 译

长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经济学的历程/ (美) 马克·斯考森著; 马春文等
译.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06. 1

ISBN 7-80604-945-X

I. 现... II. ①马... ②马... III. 经济思想史—世界—现代 IV. F09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786 号

责任编辑: 张耀民 程秀梅 封面设计: 郝威

Mark Skousen,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s: The Lives and Ideas of the Great Thinkers* (Armonk, NY: M. E. Sharpe, Inc., 2001). Copyright © 2001 by Mark Skousen.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 of M. E. Sharpe, Inc.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编 130061)

网址: <http://www.cccbs.net>

业务电话: 8563443 发行电话: 8561180 邮购电话: 8561177

吉林省久慧文化有限公司制版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960 毫米 16 开本 30.25 印张 54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致 谢

没有哪个人的作品完全是他自己的。就本书而言，我要特别感谢两位作者。一是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他的先锋之作——《资本主义之根源》——是对经济思想的富有启示的缕述。二是我的叔父 W. 克利昂·斯考森（Cleon Skousen），他改变了我对亚当·斯密及其看不见的手和天赋自由学说的看法。我希望我的著作在准确和生动方面能达到这两位作者的水平。

写一部思想史，得到智慧的权威人士的指教是至关重要的。除上述两位作者外，我还要感谢以下各位：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芝加哥大学）、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阿姆斯特丹大学）、唐·鲍德鲁（Don Boudreaux，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威廉·布雷特（William Breit，三一大学）、伊蒙恩·巴特勒（Eamonn Butler，亚当·斯密研究所）、布鲁斯·凯德维尔（Bruce Caldwell，北卡罗莱那大学）、大卫·柯兰德（David Colander，米德尔伯里学院）、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克莱尔蒙特学院）、理查德·伊贝林（Richard Ebeling，希尔斯代尔大学）、肯·伊尔金加（Ken Elzinga，维吉尼亚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胡佛基金会）、罗杰·加里森（Roger Garrison，奥本大学）、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新社会研究学院）、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西雅图大学）、耶索·胡尔塔·德·索托（Jesus Huerta de Soto，孔普路顿斯大学）、斯蒂芬·凯茨（Stephen Kates，澳大利亚商务部）、格利戈·曼昆（Greg Mankiw，哈佛大学）、穆雷·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保罗·A. 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社会市场基金会）、埃里奇·斯特雷斯勒（Erich Streissler，维也纳大学）、理查德·斯威德博格（Richard Swedberg，斯德哥尔摩大学）、肯·泰勒（Ken Taylor，罗林斯学院）和拉里·维莫（Larry Wimmer，布莱姆·扬格大学）。我还要感谢罗林斯学院俄林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帕特（Pat）、

帕蒂 (Patti) 和帕特里夏 (Patricia) 的额外工作。

M. E. 夏普出版社的编辑西安·库哈恩 (Sean Culhane) 和伊丽莎白·格兰达 (Elizabeth Granda) 一直坚定支持这项不断拖延, 但我们希望是值得进行的工作。我也感谢由克里斯汀·弗洛里 (Christine Florie, 策划编辑)、迈克尔·马尔格兰德 (Michael Malgrande, 责任编辑)、乔治亚·科恩布拉特 (Georgia Kornbluth, 校对者) 和卜兹·皮茨 (Buz Pitts, 排版者) 组成的本书制作小组的细致工作。

最后, 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乔·安 (Jo Ann) ——一位头脑开放、笔力雄健的编者和英语教授。

译者序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一位年轻的硕士研究生去见他的老师，说自己要写一部关于经济思想演化的历史。他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阿道夫·勒弗（Adolph Lowe）回答说：这事你做不了！这位研究生写了前三章，拿给勒弗看，勒弗读过后，说：你一定要写完！这位年轻人的名字是罗伯特·海尔布伦纳，这本书就是《世俗事务的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1999年，这本书已出到第七版，销售量超过了400万册。在中国，这本书有两个（也许更多）译本，一是台湾志文图书公司的《改变历史的经济学家》，一是商务印书馆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时代、生平和思想》。

经济学一向被称为“阴郁的科学”，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能如此流行，必定有其非同寻常的魅力。对这一点，只要是读过该书的人都有体会。

我们为什么要在马克·斯考森著作的中译本序言中谈海尔布伦纳的著作？原因很简单：马克·斯考森的《现代经济学的历程》是意图替代海尔布伦纳《世俗事务的哲学家》的著作。两部书的副标题：“伟大的经济思想家的生平和思想”和“伟大的经济思想家的时代、生平和思想”如出一辙。对我们来说，自然而然的问题是：既然海尔布伦纳的著作如此成功，要写一部替代它的著作是否必要？是否可能？

按照斯考森本人的叙述，这部书的产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80年，他请一位自由放任派的经济学家穆雷·罗斯巴德（对奥地利学派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听说过这位学者的大名）写一本书替代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世俗事务的哲学家》（1999）。在他看来，海尔布伦纳的著作虽然很受欢迎，但却有重大缺陷：由于作者的偏见，海尔布伦纳的著作只集中介绍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自由市场学派，亚当·斯密的追随者注意不够。例如，海尔布伦纳基本上忽略了以萨伊和巴师夏为代表的法国自由放任学派、以欧文·费雪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及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斯考森认为应该有一部更全面的经济学史。该书应面向大众（包括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像海尔布伦纳的著作一样，它应该有十几章，从亚当·斯密开始，至现代结束。它不应超过300个印刷页。

然而，罗斯巴德意欲完成的经济学简史在写作中演变成了“熊彼特式的

巨著”。并且，像熊彼特一样，他未能在生前完成他的经济学史著作。1995年1月，罗斯巴德因心脏病突发，在纽约市去世，仅仅几个星期后，他的两卷本著作便付印了。他著作的第二卷只写到了马克思，他从未有机会着手他计划的另外两卷。求人不成，反求诸己，斯考森只好自己完成他请罗斯巴达写的东西，并终于在这项计划制定的20年之后完成了这项工作，出版了《现代经济学的历程》。

但这仅仅是本书写作的直接原因。更深层的原因，如斯考森本人所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感到失败。我作为本科生学过的最令人失望的课程之一是经济思想史。这门课令人厌烦，教材枯燥乏味……当然，对经济如何运行，政府应采取什么政策来保障繁荣似乎也没有共识。通常情况下，经济学的学生都得面对一大堆思想流派——新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供给学派、制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没人去验证这些理论的准确性，探讨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简而言之，学生被带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困境。”

之所以如此，在斯考森看来，根本原因是经济学的故事在传统上是以一种随机的、零散的方式讲述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没有连续的情节，没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没有惟一的主要人物。经济学家被一个挨一个地摆放在历史的书页上，配上对其生平和贡献的说明，这就是一切了。

与其他经济学史著作不同，马克·斯考森的著作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全新的经济学史，它有连续的情节，斯考森要告诉读者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新科学是如何建立的——因此书名叫做《现代经济学的历程》。在这一学科的中心有惟一的主人公——现代经济学大厦的建筑师亚当·斯密。他的工作模型——“天赋自由体系”——可以在他的《国富论》中找到。他开创的工作是不完备的，时时需要大规模重建，但其基础是牢固的。

在本书各章，斯考森试图说明各个重大主题如何被添加在了亚当·斯密的现代经济学大厦上或如何被从这一大厦上抽掉了。许多人，如门格尔、马歇尔和弗里德曼，都加固了基础，在必要之处进行了改建并扩大了空间。某些人，如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思，是一些愤世嫉俗者，他们站在后面，对正在建设的大厦轻蔑地指手画脚。另一些人，如凯恩斯，试图在这一大厦建设的中途改弦易辙。最后，还有马克思那样的激进派，打算拆掉这一大厦，从头再来。这些人的攻击迫使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建设者重新考察基本方面，提出新的计划。结果是更新、更好、更顽强的经济学。斯考森根据大思想家对亚当·斯密及其“天赋自由体系”的态度，将这些思想家放在不同的位置。

时至今日，大厦终于接近完工了。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建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已经建成的一切是值得赞美的。世界上几百万人都感受到了亚当·斯密建造的大厦——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力量。实际上，经济学影响了如此众多的学科，例如历史、法律、政治学和金融学，关于经济学的更经常的说法已不再是“阴郁的科学”，而是“经济学帝国主义”了（见第十七章）。

然而，本书不仅仅是对相互冲突的思想的描述。经济学的故事因近期出版的一些优秀传记而大大丰富了。在这些刻画深入的传记和作者本人研究的基础上，斯考森讲述了关于妄想家、学术上的粗制滥造者、少数骗子及执政狂人的令人吃惊的故事。在本书中，你会看到，经济学家的生活像那些最著名人士的生活一样令人激动、不比寻常（甚至有些古怪）。以下是斯考森对其著作中一些人物的概括（不妨试试你能否猜出他们是谁）：

- 一个烧掉了自己的衣服，然后在去世前烧掉了自己的文稿的道德哲学教授。

- 一个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过苏联秘密特工的剑桥经济学家。

- 一个其收入位于欧洲最高 5% 水平却仍不断要钱并在股票市场上大肆投资的革命家。

- 一位对人的手相极为着迷以致于保存其同事手模的政府顾问。

- 一位在 1929 年股票市场崩溃时失去一切的百万富翁。

- 一个被其管家谋杀的富裕的经济学家。

- 一个要求将其遗体展示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功利主义思想家。

- 一个发明收入所得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筹集资金的自由市场的鼓吹者。

- 一个拥有几百万家财，虽然有七个女儿但却把所有财产给了他惟一的儿子的经纪人。

- 一个被指控亵渎圣母玛丽亚，在监狱中被关了两个月的经济学家。

- 一位 3 岁时学了希腊文，20 岁时精神一度崩溃的哲学家。

- 一个把自己想象成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非正式顾问的经济学家。

- 一个拥着两个妓女在维也纳街头招摇过市，后来成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著名财政部长。

- 一位不用电话、不收拾床铺、不刷碗碟、不洗衣服，对所有学生给同样分数而无视其实际表现的美国经济学家。

- 一位打定主意在其诸多著述中不使用任何图表，在 57 岁前还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的欧洲教授。

为了进一步激发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斯考森还添加了许多辅料，包括一

百多幅插图和照片、反映每一位大经济学家思想风貌的发人深省的插叙、幽默的传闻轶事，他甚至还煞费苦心，为各章配上了古典音乐选段。

本书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历史。用斯考森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部对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开始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止的著名经济学家的生平和理论的不恭不敬、感情用事、有时幽默、经常是固执己见的陈述。”

我们不知道马克·斯考森替代海尔布伦纳著作的愿望能否达成，这需要时间来证明。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本书自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普遍好评。以下是一些著名人士和刊物的评论：“马克·斯考森讲了一个好故事，一个很少有人讲的故事，而且讲得很好。本书令人爱不释手——不信你就试试。”（马克·布劳格，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理论回顾》的作者）“马克·斯考森发人深省、令人着迷的著作生动地说明了经济学绝不是阴郁的科学。”（N. 格里戈利·曼昆，哈佛大学）“迄今为止，经济学界最具有原创性的著作之一。”（理查德·斯威德伯格，斯德哥尔摩大学，《熊彼特传》的作者）“趣味无穷，有点离经叛道，文如其人。”（大卫·柯兰德，米德尔伯里学院，《经济学家的历程》的作者）“本书耐人寻味，令人恼怒……对主要经济学家的令人着迷的、易读的、甚至是色彩纷呈的评论。”（《外交》杂志）

马克·斯考森是“经济学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主席。1977年获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著作有《生产的结构》、《经济学面临考验》和《经济学中的难题和悖论》。他还是《预测和策略》月刊的主编、《福布斯》杂志的专栏作家。

本书英文版的出版社 M. E. Sharpe 是一个常出版具有异端倾向著作的出版社，与这位有些离经叛道的作者很有相似之处。但该出版社留给人的印象似乎一向立场偏左（从对待主流经济学的态度来说），这次却出版了一部立场极右的著作。而作者的某些观点（例如，作者虽然肯定了马克思对现代经济理论的贡献，但他对社会主义学说带有很深的偏见），我们不敢苟同，也希望读者对此有所鉴别和批判。

本书的翻译工作断断续续，历时近两年，由我和我的几位研究生合作完成。我们首先分工译出初稿：导论、第一至三章，由我翻译；第四至六章，由梁海音翻译；第七至十章，由滕秋菊翻译；第十一至十三章，由徐扬翻译；第十四至十七章，由齐白钢翻译。然后，梁海音阅读了各章的初译稿，更正了初译稿的一些错误，初步处理了部分文字，形成第二稿。在此基础上，我对全部译稿逐字逐句进行了改译和重译，统一了人名、地名和术语，

补译了前两稿中遗漏和未译出的内容，清除了错误，理顺了文字。

翻译工作，对于不屑为之或不曾为之者，似乎轻而易举。实则个中甘苦，只有亲力亲为者方能体会。在我看来，一个好的译者必须具备四方面的素质：中文精通，外文娴熟，专业通透，知识渊博。有此四种素质，加上奉献精神 and 充足的时间，方可望接近信、达、雅之境界。本书译者距这一理想不啻十万八千里之遥，但既然承担了此项工作，便不敢草率应付，竭诚尽力，力求译文准确、通顺。限于水平，译文难免还有错误和不当之处，诚望读者批评指正。

马春文

2005年11月于长春，吉林大学

目 录

致 谢

译者序

导 论 1

第 一 章 第一人亚当 12

第 二 章 斯密的法国同道 43

第 三 章 马尔萨斯的挑战 65

第 四 章 李嘉图的歧路 89

第 五 章 约翰·穆勒和社会主义者：寻找乌托邦 115

第 六 章 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 134

第 七 章 多瑙河之波：门格尔及奥地利学派 167

第 八 章 马歇尔统领三军：科学经济学瓜熟蒂落 192

第 九 章 到西部去，年轻人！ 224

第 十 章 凡勃伦和韦伯关于资本主义意义的争论 244

第十一章 费雪捕捉宏观经济学的缺环 269

第十二章 米塞斯的重大突破 288

第十三章 凯恩斯的背叛 324

第十四章 萨缪尔森和现代经济学 359

第十五章 弗里德曼的反革命 388

第十六章 创造性毁灭：熊彼特的暗淡观点 424

第十七章 斯密博士走向华盛顿：市场经济的凯旋 442

导 论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人们以为经济学家都是如尘土般乏味、阴郁的人。这是不对的，事实恰好相反。

——保罗·萨缪尔森（1966：1408）

现代经济学的历史如此微妙，堪与任何历史小说的情节相媲美。故事的主线是人对财富和繁荣的追求，对能够最好地服务于普通人需要的经济模型的寻找。

主角是亚当·斯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孩子和他代表的哲学——自我调节的天赋自由和竞争体系。我们的主人公在 200 多年的经济史上经历了无数次的胜利和失败。在其对手的打击下，有时他似乎已失去生机。然而，他似乎有很强的生命力，总是能缓过气来。

简述

1776 年，故事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开始。那一年，伦敦的出版商印刷了亚当·斯密的里程碑著作——《国富论》，思想的枪声响遍了世界。工业革命和政治自由突然出现，开创了长达 200 多年的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新时代，斯密富有感染力的天赋自由和看不见的手哲学迅速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中心角色。启蒙的苏格兰繁荣模型迅速传播到法国（通过 J.-B. 萨伊和巴师夏）、美国（通过托马斯·杰弗逊）和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

然而，亚当·斯密的乐观世界几乎立即受到了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这两位严肃学者的挑战，他们提出了生存工资铁律和工人阶级永久贫困的悲观学说。在这些悲观的预测之后，乌托邦社群主义的受欢迎程度达到了顶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自由和社会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然后，在 19 世纪工业革命中期，卡尔·马克思带着产业工人的剥削和异化言论突然跃上了舞台，将经济学投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社会主义的崛起是斯密式资本主义在下一世纪面对的最大挑战。

边际革命

幸运的是，对抗社会工程化黑暗力量的新灯塔出现了。这一“边际”革

命给我们的主要角色——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模型——注入了新的生命。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有三个源头——奥地利的门格尔、瑞士的瓦尔拉斯和英格兰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欧根·柏姆—巴维克^①，门格尔的一位同事，是第一位与马克思进行较量并对其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理论做出诋毁性批判的经济学家。通过英格兰的马歇尔、美国的弗兰克·陶西格和欧文·费雪的教科书，斯密的现代经济学模型得以重建。科学的经济学成长起来了。

然而，19世纪末是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等大企业和大托拉斯的时代。索尔斯坦·凡勃伦等制度主义者用其对炫耀性消费和垄断力量的警告打动了愤世嫉俗的人们，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则谈论资本主义的宗教基础和“铁笼”。

凯恩斯与大萧条

但对亚当·斯密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大打击来自1929年的大崩溃和30年代的大萧条。新古典经济学家理解了供给和需求的微妙，却未能掌握“货币关系”——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间的最重要联系——的奥秘。20世纪初，伟大的耶鲁教授欧文·费雪大胆尝试弥补微观和宏观之间缺失的环节。最终，奥地利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以瑞典人纳特·维克塞尔的重要著作为基础，在其《货币和信贷理论》一书中，架起了二者之间的桥梁。但米塞斯—维克塞尔理论未能获得学者和政要的认可。到30年代初，银行崩溃，企业破产，世界各国政府挣扎着摆脱长达十几年的金融梦魇，数以百万计的工人期盼活命的工资。

谁来拯救资本主义？捍卫自由放任政策的古典经济学家与要求通过革命推翻旧秩序的马克思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针锋相对。在全球思想界的冲突中，作为救世主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现了。这位剑桥导师提出了一种新的、复杂的、以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为基础的模型。按照这一“新经济学”，政府必须对货币和财政领域进行干预，稳定市场经济。然而，与其主要对手马克思主义不同，凯恩斯模型并不要求国有化或对供给和需求的微观控制。古典的节俭、平衡预算、低税收和金本位制模型是充分就业时期的事；在经济衰退和失业时期，则要采用凯恩斯主义关于消费需求、赤字财政、累进税和不兑现纸币的处方。它被认为是一种

^① 常被译成庞巴维克，但原文“Bohm—Bawerk”为复姓，故采用目前的译法。——译者注

理想的妥协，很快，大学教师——他们埋头于麻省理工学院神童保罗·萨缪尔森的流行的新教科书之中——便开始向学生兜售奇怪的新工具——乘数、边际消费倾向、节俭悖论、总需求和C+I+G。凯恩斯经济学代表着宏观经济的理论形成和数学模型构建的高潮。

市场经济学的回归

我们故事的最后一章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由芝加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导的货币主义反革命，经济学开始更加重视政府宏观政策的不稳定性。弗里德曼主要依靠经验工作而不是抽象的模型构建，说明联邦储备——一个政府创造物——如何成了造成大萧条的罪魁祸首。采用稳定的货币政策，亚当·斯密的自调节市场经济能够再度繁荣。芝加哥学派成了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驱动力，他们还主张必须用经验证据来支持理论。很快，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流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挑战了凯恩斯的主导地位。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经济体系崩溃了，市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许多年前，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就已预言了社会主义式的中央计划的失败，这一预言最终应验了。社会主义范式的失败标志着遍及发展中世界的自由贸易、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新时代的出现。

我们的现代经济学故事以一种乐观的调子中止。面对着金融危机、不确定性和全球化，关于应采取何种经济政策的战斗仍在继续，但这些只是局部战争，而不是全面战争。在许多方面，关于现代经济学的最后一章预示着两种范式——自由放任和社会主义干预论——之间长期战斗的结束。在我们进入一个新千年的时候，斯密的不受拘束的资本主义世界似乎正在胜出。

离奇而又富有激情的生活

然而，我们的故事不仅仅是对相互冲突的思想的描述，它也是关于妄想家、学术上的粗制滥造者、少数骗子及执政狂人的令人吃惊的故事^①。经济学家生活像那些最著名人士的生活一样令人激动、不比寻常（甚至有些古怪）。在这本书里，你会读到关于下列人物的故事。

- 一个烧掉了自己的衣服，然后在去世前烧掉了自己的文稿的道德哲学

^① 执政狂人 (madman in authority) 和学术上的粗制滥造者 (academic scribbler) 是凯恩斯用过的概念，见《通论》(英文版) 第 383 页。——译者注

教授。

- 一个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当过苏联秘密特工的剑桥经济学家。
- 一个其收入位于欧洲最高 5% 水平却仍不断要钱并在股票市场上大肆投资的革命家。
- 一位对人的手相极为着迷以致于保存其同事手模的政府顾问。
- 一位在 1929 年股票市场崩溃时失去一切的百万富翁。
- 一个被其管家谋杀的富裕的经济学家。
- 一个要求将其遗体展示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功利主义思想家。
- 一个发明了收入所得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筹集资金的自由市场的鼓吹者。
- 一个拥有几百万家财，虽然有七个女儿但却把所有财产给了他惟一的儿子的经纪人。
- 一个被指控亵渎圣母玛丽亚，在监狱中被关了两个月的经济学家。
- 一位 3 岁时学了希腊文，20 岁时精神一度崩溃的哲学家。
- 一个把自己想像成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的非正式顾问的经济学家。
- 一个拥着两个妓女在维也纳街头招摇过市，后来成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著名财政部长。
- 一位不用电话、不收拾床铺、不刷碗碟、不洗衣服，对所有学生给同样分数而无视其实际表现的美国经济学家。
- 一位打定主意在其诸多著述中不使用任何图表，在 57 岁前还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的欧洲教授。

欢迎你来到这一奇异的经济学家世界！

为什么研究经济学家的生活，而不是只研究其思想呢？仅仅因为一位哲学家是一个糟糕的丈夫或一个酒鬼便摒弃其理论是不公平的。我们也许会发现某位大师的生活应受谴责，但这就意味着他的理论错误吗？思想必须因其本身的优点而得到肯定，不能因人废言。然而，我们研究和评判我们的正反面主角的行动，不只是为了证明和证伪他们的哲学，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们，揭示他们发表那些言论的原因。

经济思想史通常不是这样教的，本书因而也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历史。老实说，这是一部对从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开始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止的著名经济学家的生平和理论的不恭不敬、感情用事、有时幽默、经常是固执己见的陈述。

为了进一步激发读者对本书的兴趣，我添加了许多辅料，包括照片、

图、加框的解说，甚至还有适合各章的古典音乐选段。

写一部新历史的必要性

但本书并不只是一部传记和激进思想的选集。我之所以写这部书，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感到失败。我作为本科生学过的最令人失望的课程之一是经济思想史。这门课令人厌烦，教材枯燥乏味，经济学家生活似乎毫无情趣，即便是最好的学生上完了课也在心里嘀咕经济学家是不是都是疯子。本章开头引用的保罗·萨缪尔森的话似乎完全不切实际。当然，对经济如何运行，政府应采取什么政策来保障繁荣似乎也没有共识。通常情况下，经济学的学生都得面对一大堆思想流派——新古典学派、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奥地利学派、供给学派、制度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没人去验证这些理论的准确性，探讨它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方式。简而言之，学生被带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困境。

大多数学生也许会赞同现代经济学的创造者亚当·斯密的说法，他嘲弄那些“哄人的课堂”的教授们，他们对经济学只有极有限的知识，总是讲一些迂腐、无意义乃至可笑的话。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当他（教授）看到学生大部分不来听课或者来听课的却持明显的轻蔑、嘲弄态度，他一定感到不快。”（1965 [1776]：720）

为什么经济学界会有这种混乱倾向呢？

根本原因是经济学的故事在传统上是以一种随机的、零散的方式讲述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没有连续的情节，没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没有惟一的主要人物。经济学家被一个挨一个地摆放在历史的书页上，配上对其生平和贡献的说明，这就是一切了。每个人都是单独地、孤立地站立着。今天的经济学史缺少一根真理的主线，没有一致的观点，学生无法了解一个学术的粗制滥造者何时沿着峡谷和狭路前行。

我的方法与此不同。我要告诉读者被称为现代经济学的新科学是如何建立的——因此书名叫做《现代经济学的历程》。这一大厦的建筑师是亚当·斯密。他的工作模型——“天赋自由体系”——可以在他的《国富论》中找到。他开创的工作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不完备的，时时需要大规模重建，但其基础是牢固的。

在下面各章，我试图说明各个重大主题如何被添加在了亚当·斯密的现代经济学大厦上或如何被从这一大厦上抽掉了。许多人，如门格尔、马歇尔和弗里德曼，都加固了基础，在必要之处进行了改建并扩大了空间。某些人，如凡勃伦和加尔布雷思，是一些愤世嫉俗者，他们站在后面，对正在建

设的大厦轻蔑地指手画脚。另一些人，如凯恩斯，试图在这一大厦建设的中途改弦易辙。最后，还有马克思那样的激进派，打算拆掉这一大厦，从头再来。这些人的攻击迫使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建设者重新考察基本方面，提出新的计划。结果是更新、更好、更顽强的经济学。

在我们即将进入 21 世纪时，大厦终于接近完工了。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建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已经建成的一切是值得赞美的。世界上几百万人都感受到了亚当·斯密建造的房屋——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力量。实际上，经济学影响了如此众多的学科，例如历史、法律、政治学和金融学，以至于批评家不再说它“阴郁”，而说它“帝国主义”了^①（见第十七章）。

钟摆和图腾：哪一种更好？

在历史上，关于经济学家的生平和思想的写作方法有两种：钟摆和图腾。

在钟摆模型里，历史学家把单个经济学家按一种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谱系分类。经济学的历史可能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极端或静止在中间，因人因时而异。从一种当前的经济思想中复制的图 A 描述了这种钟摆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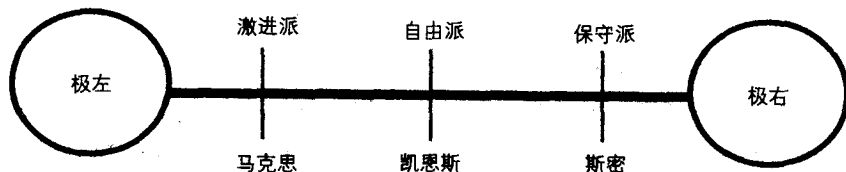


图 A 各种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的钟摆模型方法

来源：梅尔和怀特（Maier and White）（1998：42）。经 McGraw-Hill 允许重印

这种钟摆型方法的问题是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被等量齐观了；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经济学家都被认为处于极端位置。其含义是两种位置都是不合理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占据的“温和的”、中间道路的位置似乎更平衡、更理想。一个经历着摩擦的钟摆最终将静止在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这是最好的方式吗？

我喜欢一种大胆的备选方案，我称为从上到下的方法或图腾方法。在印度民俗中，最受拥戴的头人被放在图腾柱的顶端，不那么受人拥戴，但仍很

^① 卡莱尔曾将经济学称为“阴郁的科学”，现今有些人评论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渗透时则使用“经济帝国主义”的说法。——译者注